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

特别
纪念
版

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大流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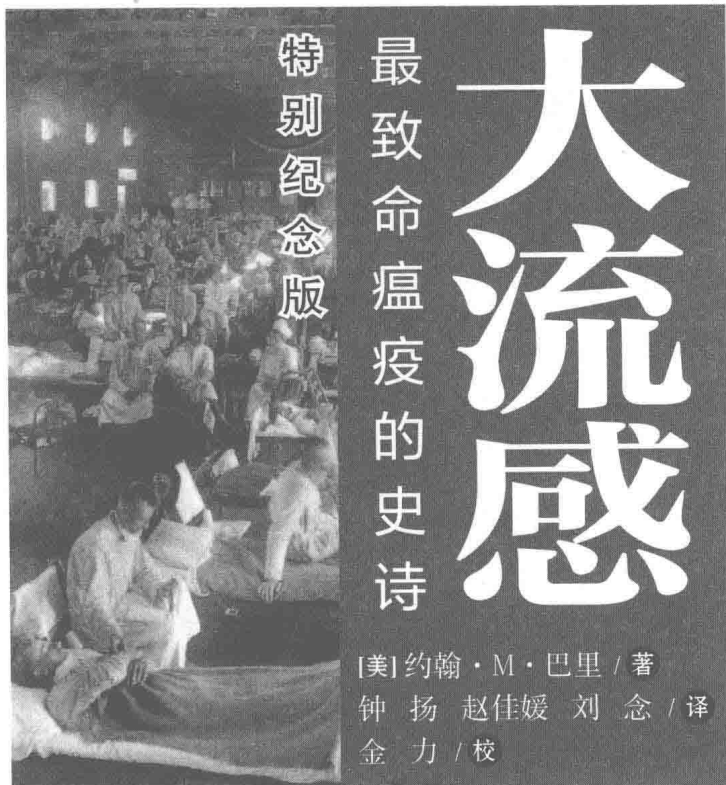
[美] 约翰·M·巴里 / 著
钟扬 赵佳媛 刘念 / 译
金力 / 校

1918年的大流感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毁灭、死亡和绝望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如何与自然强加于人类社会的灾难作斗争的故事。它还是一个关于科学和探索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应该怎样改变思维方式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在近乎完全混乱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冷静思考然后作出果敢抉择并付诸行动，而不是无谓地长时间争论的故事。

1918年的大流感是自然与现代科学的第一次大冲突，是人类社会和自然力的第一次大对决。在这个社会中，有人拒绝屈从于自然的力量，拒绝倚靠神助使自己免遭厄运，他们决定用发展的技术和自己的信念直面自然的力量。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林肯是第一个这么说、也说得最好的人。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



特别纪念版

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大流感

[美] 约翰·M·巴里 / 著
钟扬 赵佳媛 刘念 / 译
金力 /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特别纪念版/(美)约翰·M·巴里著;钟扬,赵佳媛,刘念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0.4(2020.6重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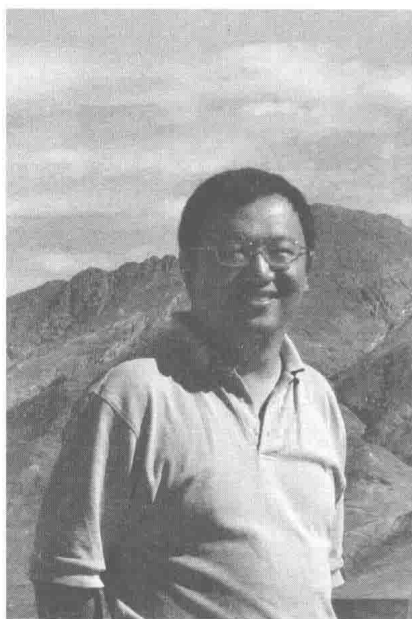
书名原文: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
ISBN 978-7-5428-7246-3

I. ①大… II. ①约… ②钟… ③赵… ④刘… III. ①流行性感冒—传染病防治—普及读物 IV. ①R511.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48196号

| | | | |
|--------------------------|------------|------|---|
| 责任编辑 | 侯慧菊 傅勇 殷晓岚 | 出版发行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235上海市柳州路218号 www.ewen.co) |
| 封面设计 | 杨静 | 印刷 | 常熟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
| 版式设计 | 李梦雪 | 开本 | 720×1000 1/16 |
|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特别纪念版) | | 印张 | 38 |
| [美] 约翰·M·巴里 著 | | 版次 | 2020年4月第1版 |
| 钟扬 赵佳媛 刘念 译 | | 印次 | 2020年6月第2次 |
| 金力 校 | | 书号 | ISBN 978-7-5428-7246-3/N·1087 |
| | | 图字 | 09-2019-036号 |
| | | 定价 | 98.00元 |

纪念本书主译钟扬教授



钟 扬
(1964—2017)

生前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率领团队在青藏高原为国家种质库收集了数千万颗植物种子;艰苦援藏16年,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9月25日,在赴内蒙古为民族干部授课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2018年3月,中宣部追授钟扬“时代楷模”称号。

致钟扬以及这场疫情中逝去的人们

2020年初,中国正经历着一段艰难的时光。很多人在这场劫难中,经历了焦虑、煎熬,甚至失去了生命。

100年前的全球性大流感,让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在那次灾难中,有很多医学家、科学家,冒险进入疫区,不舍昼夜地辛勤工作,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全世界人民的健康。

作为本书的译者,钟扬经历了2003年的SARS疫情。那年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刚过半岁,而那个春节我们正是在武汉爷爷奶奶家过的。当需要返回上海时,由于SARS疫情,带着两个婴儿的旅行变得尤其艰难。这也促使他排除万难,决定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大流感》的翻译。

在译后记里,钟扬多么希望灾难不再重演,可他从来没想到,自己所担忧的全球性病毒感染,又一次如此之快地席卷世界。这难道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

钟扬已经走了两年多了,我仍然能从这本书里,感受到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我国历来有许多知识分子,能在国家与人民遭遇危难之际,担起救民于水火的大义。每逢国难,他们能用自己最敏锐的目光,最宽广的胸怀,毁家纾难,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今年中国的疫情能够如此快速地得到控制,离不开许许多多医护工作者与科学家的辛勤工作。钟扬曾经做着与他们一样的工作。如果他还活着,他一定会是最积极战“疫”的那一个。那年他带领团队做SARS科研工作时所培养出来

的学生,在今年抗阻新冠病毒的战役中,发表了第一篇评估新型冠状病毒潜在人际传染力的科研论文。

钟扬作为具有博大胸怀的科学家,一直在思考我国的生物安全与国民健康。他想要尽己之力,把学术界最前沿的思想与人类对抗疾病的反思带给国内的广大读者,避免病毒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并让人们时刻作好与病毒共舞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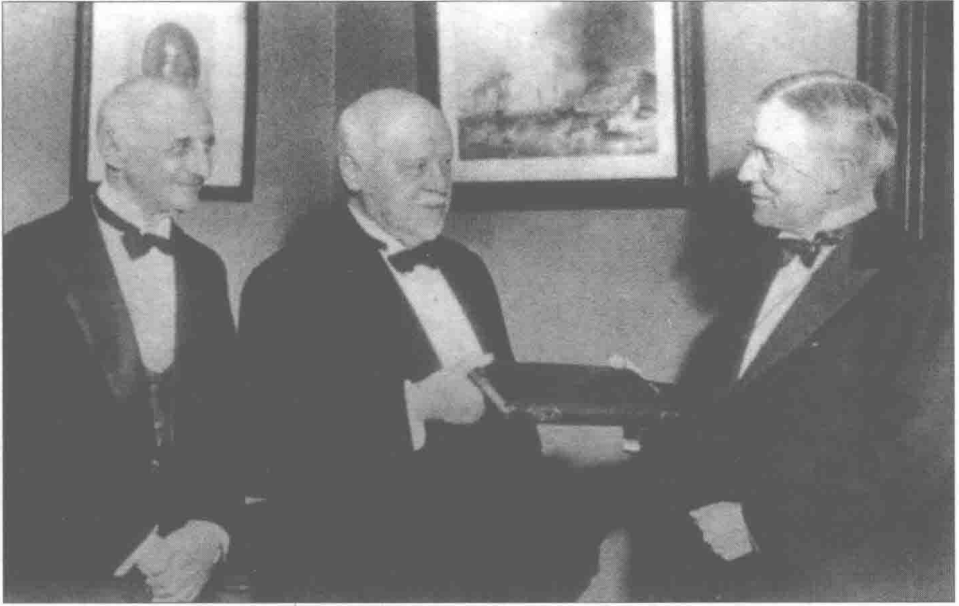
如今,春暖花开已可期,最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而在国门之外,病毒仍在多个国家肆虐。中国和世界人民,在今后很长的一段岁月里,仍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我们必须作好各种准备。

如果各位读者能从这本书中有所收获,那便体现了钟扬工作的价值,也是我们活着的人怀念他以及这场疫情中逝去的人们最好的仪式。

张晓艳

2020年3月

(作者系钟扬夫人、同济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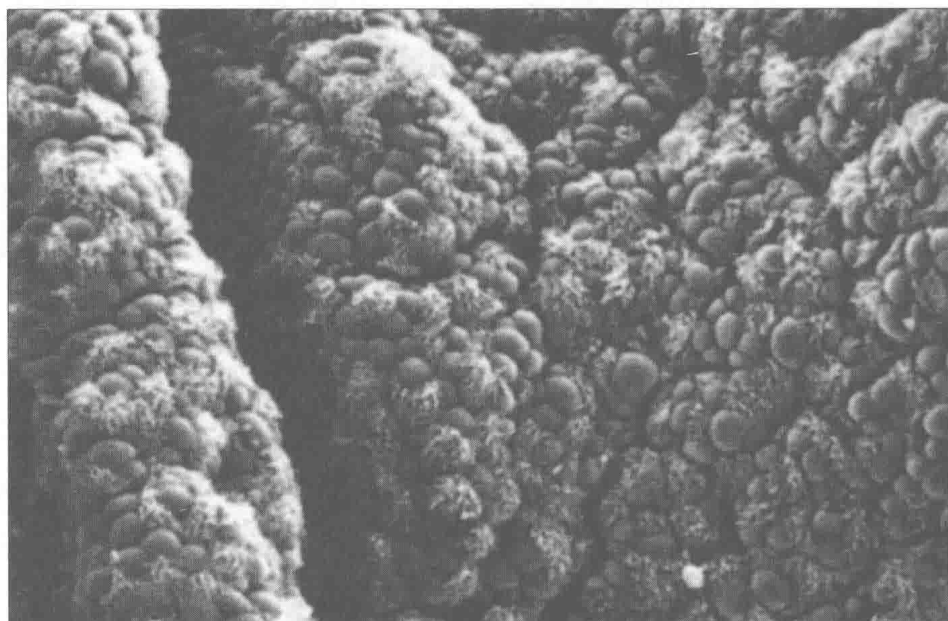
1. 韦尔奇(中)和小约翰·D·洛克菲勒(右)一同创办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为洛克菲勒大学),该研究所或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科学研究机构。韦尔奇的门生西蒙·弗莱克斯纳(左)是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曾说,倘若不能为人冷酷,是无法领导一个研究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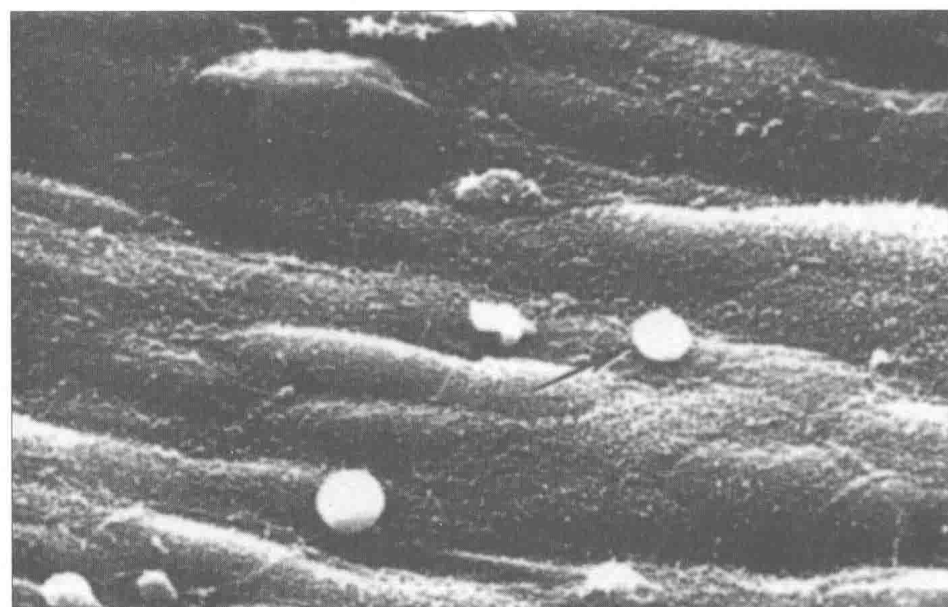
2. 陆军军医署长戈加斯决心做到:使这一场战争成为第一场美军病死人数少于阵亡人数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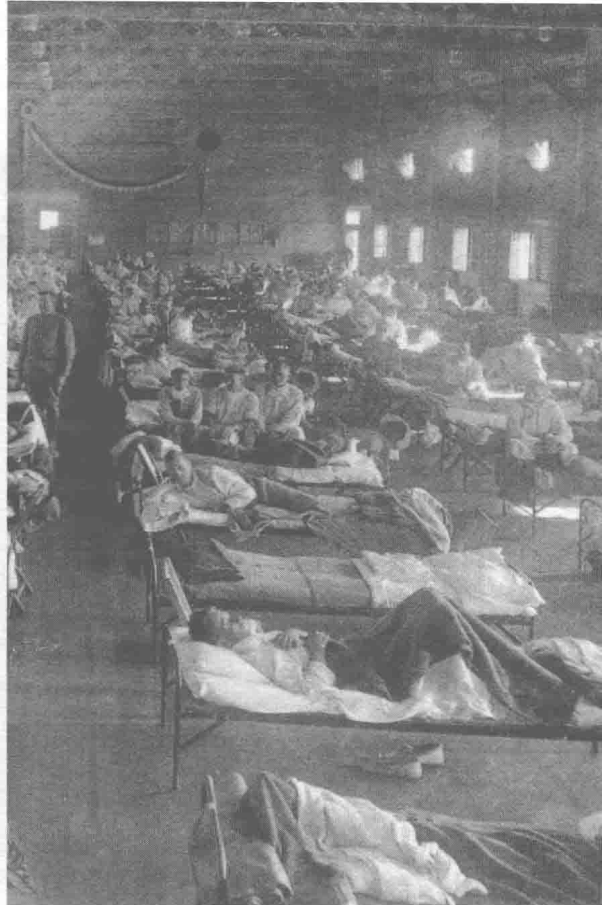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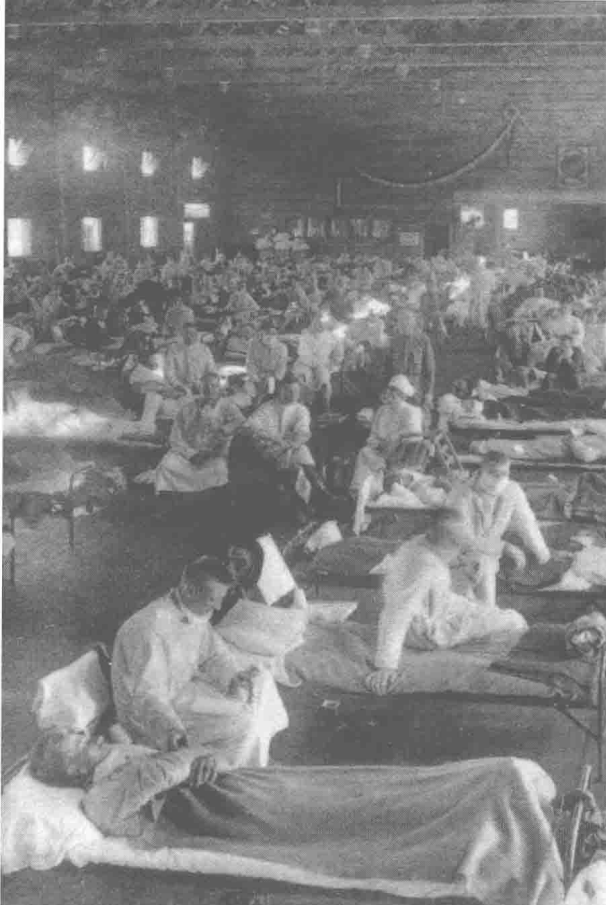
3. 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鲁珀特·布卢是个高明的官僚,在大流感问题上却未能听取警告,也没寻求进一步讯息或是作好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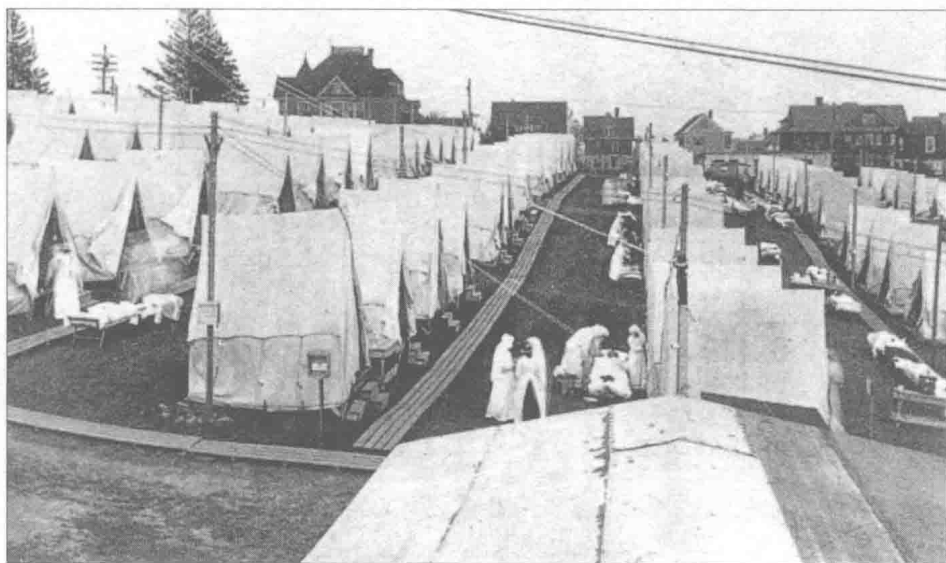
4. 上皮细胞如密林一般生长,覆盖了健康小鼠的气管。



5. 感染流感病毒仅72小时之后,被感染部位就成了“不毛之地”。白细胞正在该部位巡逻,但为时已晚。



6. 流感病毒第一次横扫军事基地, 尽管韦尔奇和戈加斯一再反对, 这些营地还是住满了士兵。图中是一家陆军急诊医院, 可能是一间康复病房。



7. 马萨诸塞州是第一个有大量平民死亡的州。图中是劳伦斯的一家医院。

Preparing to Bury City's Influenza Victi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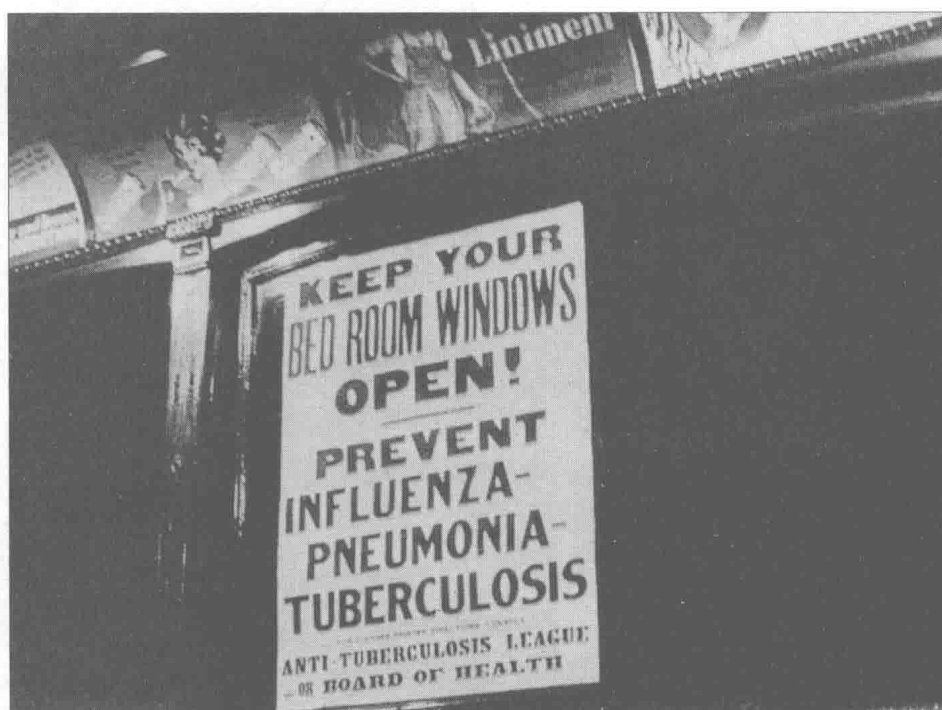


DIGGING
TRENCH GROVES
FOR EPIDEMIC
VICTIMS



8. 费城的死亡人数迅速增长,超出了这个城市处理尸体的能力。于是只能强制埋葬尸体——没有棺材。在大型墓地里,不久后甚至动用了蒸汽铲挖墓穴。

9. 海报和传单传播着警告和建议,也让恐怖弥漫开来。图中文字:吐痰传播死亡。



10. 让你的卧室空气流通! ——预防流感—肺炎—肺结核。卫生部抗肺结核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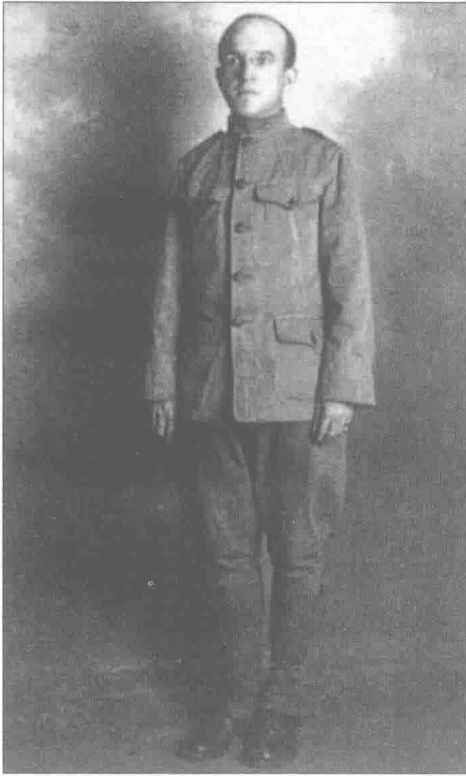


11. 这张照片传递的两个讯息——警员的防护口罩和他的爱国之心,是公务人员所肩负的利害冲突的高度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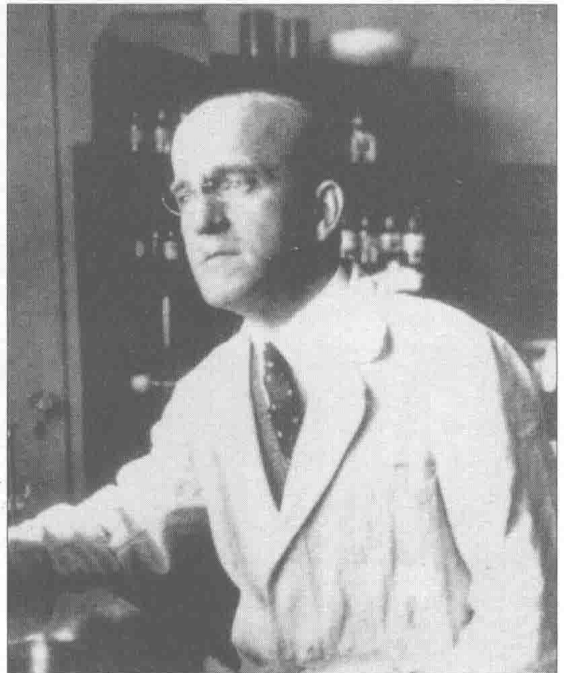
图中文字:(上)停止购买自由公债!(下)贷款!



12. 所有纽约城的工人都戴上了口罩。请注意图上没有车辆的马路和无人行走的街道,到处都是一片空寂。费城的一名医生说:“这个城市的生命仿佛终止了。”



13. 从军的奥斯瓦尔德·埃弗里,当时洛克菲勒研究所成了军队第一附属实验室。



14. 晚年的埃弗里。他仍坚持不懈,顽强地努力着,他说:“失望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以此为生。” 韦尔奇将寻找流感病因的任务托付给他。他在流感和肺炎上的工作最终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5. 将纽约的市立实验室建设成为一个主要研究机构的威廉·帕克。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同安娜·威廉斯(下图)的创造性思维珠联璧合,使工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包括开发了一种目前仍在使用的白喉抗毒素。美国科学院当时希望他们能够开发出流感的抗血清或者疫苗。



16. 安娜·威廉斯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细菌学家,孑然一身、终身未婚。她曾对自己说:于她而言,“缺乏知识会比得不到幸福更令人失意”。她还声称:“即便努力去结交些朋友是值得的,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在很小的时候,她就梦想自己能够“出人头地,这是一个其他孩子难以想象的野心”。



17. 病毒在美国无情地肆虐。图中是静候病潮冲击的海军医护人员。



18. 军队指挥官尽力保护健康者。在旧金山的马雷岛,人们在营房内挂上床单,把人和人的呼吸隔离开。



19. 大多数城市内,所有公众集会被禁止,所有的公共场所(如教堂、学校、剧院和沙龙)被关闭。许多教堂取消了宗教仪式,但加州的这所教堂却在室外集会,虽然违反了关闭令,但给了需要祈祷的教众一个安慰。



20. 鲁弗斯·科尔,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科学家,就在大流感爆发之前,他成功开发出了肺炎疫苗并取得了一定疗效。他也使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成为从事临床研究管理(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典范。